

第一章

盤古開天闢地以來，天地間劃開天、魔、人、妖、地府五界，天指的是正面力量，也就是民間塑泥刻像的神明，為普羅大眾的信仰，人們相信世上有神，庇護萬物。魔則是負面力量所衍生而出的邪惡之物，他們外表似人，卻擁有比人更強的能量，能腐蝕人心，瞬間消滅以善為基礎的理念，魔以強者為尊，最強者才能統領黑暗世界。

人看似最沒用，實則最為強大，但人類往往不自知，總是以自己脆弱的不堪一擊，卻忽略了一件神、魔皆懼的事實——人是五界中數量最龐大的族群，以及擁有源源不絕的繁衍力。

妖則是由天地靈氣幻化而成，可以是活物，譬如飛禽走獸，樹木花卉，也能是死物，如石頭，如煙霧，如千年岩洞中的鐘乳石，或是附著在山壁間的露珠，經日月精華淬鍊而成，在日積月累下有了靈性。

地府是鬼魂歸化的去處，亦有天國之說，但終究殊途同歸，是人死之後才能去的地方，生人止步。

西方由死神收魂，在東方則由黑白無常拘魄，不過由於漸漸西化的緣故，加上東方人口暴增，活人多，死人也跟著增加，收魂取魄的「業務」年年成長，在人手方面已經不敷調用，地府閻君只好向西方借人，以因應天災人禍所造成的擁塞。

「靈異事務所」探究的是所有非自然現象，包括外星人也在探索的範圍內，不過他們最常接觸的還是鬼魂，社裡的成員也大都有極敏銳的靈異體質。

夏春秋，兒少復健師，二十七歲，同時也是一名通靈師，怕鬼卻打小就能見鬼、能與靈界朋友進行溝通，因此她算是社裡的台柱，負責和另一世界的靈體打交道。

台客鍾璧，頂級律師，三十歲，又名打手，五月初五正午出生，陽氣旺得鬼見到他都要退避三舍，就怕被陽火灼傷，打手之名是指打滯留在人間不肯離去，對人具有傷害性的鬼魂。他看不到鬼卻感覺得到鬼的存在，不愛受拘束，有些痞痞的味道，不講道理只說歪理。

弓藏一級生，三十二歲，喪葬業知名的禮儀師，生性孤傲寡言，有四分之一的日本血統，他在事務所裡擔任「送行者」的角色，舉凡大體清洗、更衣、入斂、誦經、靈堂主祭、出棺等等都在他的服務範圍內，傷心過度的家屬在他專業的安撫下都能化悲痛為祝福，送往生者最後一程。

吉卜賽，別懷疑，她真的姓吉名卜賽，今年二十五，她的父親是國寶級勘輿大師，本想培育能力卓絕的她成為傳人，沒想到她迷上西洋占星術，繼而成為水晶球算命師。

別看一顆水晶球小小的，她從中窺到不少天機，得知不少別人不得而知的玄奧，並能用水晶球看透人性，推斷吉凶，甚至預知到即將發生的事。

不過他們幾人合起來還抵不過一個小個子女人海麗，身高不及一百四十公分的海麗是超強能力者，她幾乎無所不能，好像天底下沒有她辦不到的事，叫人懷疑她是披著人皮的火星人，智商之高無法預測，人面之廣匪夷所思。

她是事務所社長，長年留著不變的妹妹頭，戴著厚重的眼鏡，穿著行動方便的三件式西裝，個子雖小但存在感很強，讓人一眼就能感受到她可怕的威壓。

啊！差點忘了個頭更小的成員，身高六公分，中文名字童玉姬的妖精安姬，她的身體可大可小，尖耳綠眸，墨黑髮色，為人敏感且神經兮兮，不喜人類世界的空汙，自劃一塊淨土，與花草植物為伍，同時她也是一名世界級的頂尖魔術師。

「安姬，安姬……」

一條青綠色的豌豆花莖如滑行的小蛇般由上而下垂落，似有生命的輕叩半開半闔的鐵炮百合，拳頭大的百合向上仰著，淡淡的粉紫帶著點淺紅。

被豌豆花莖輕敲了一下的百合花微微一顫，好像有什麼在花瓣內翻了個身，很小很小的咕噥聲像水珠滾動。

「安姬，該起床了，天亮了，別再睡懶覺了，快起來伸伸妳的小懶腰……」很輕很柔的低語讓人心頭發軟，只想沉醉其中。

「別吵，讓我再睡一會兒，我好睏……」甜軟的聲音很慵懶，有一絲絲不甘不願的撒嬌。

「不能再睡了，安姬，妳今兒個還得上班，不可以偷懶，別忘了妳昨晚臨睡前一再叮囑我要早點喊妳起床。」蔓生的豌豆花爬滿床頭，花和豆莢交錯，形成豐收的景象。

其實幾十坪的房間內不只豌豆花，還密布著各式各樣的植物，有當季的，非當季的，花團錦簇，滿室花香，放眼望去一片綠意盎然，宛如小型的熱帶雨林。

安姬住在事務所頂樓，三面為窗，屋頂開天窗的臥室裡有著一張可躺四、五個人的大花床，夜晚仰躺在床上往上看，滿天星斗近在眼前，不受光害的影響。

走出雨林一般的房間，屋外是露天搭涼棚的空中花園，這裡是一座植物園，有不少罕見的樹木，只靠一點點泥土和營養就能長到兩、三層樓高，鬱鬱蒼蒼，空間不大卻給人無邊的錯覺，恍若置身森林深處。

露台上也種果樹和菜蔬，它們結實累累，菜葉青綠，說是有機蔬果園也不為過。通常在植物密集生長的地方會有蚊蠅肆虐，尤其在果香的誘惑下，各種昆蟲很難違背本能。

可是除了瓢蟲，蜜蜂等益蟲外，其餘的蜘蛛、天牛、白蟻這些令人看了心煩的壞東西全部絕跡，原因無他，只因小型的園林之中有一隻可怕的看守者，牠身形醜陋，身軀龐大，專吃不受歡迎的蟲子。

「安姬、安姬、安姬、安姬、安姬……」

「起床，起床，起床，起床，起床……」

「安姬是小懶蟲，小懶蟲……」

「不乖的妖精會被捉進黑森林，陪伴缺牙的老巫婆，她的手指如枯枝，髮長拖地，長年不洗的身體滿是油膩味，她駝著背，雙目赤紅，拿著人骨做的法杖……」

「夠了，夠了，別再唸了，你們真是吵死人，我偶爾賴個床會怎樣，誰規定我得天天早起？」睡眼惺忪的安姬有很大的起床氣，她一腳踢開雪白的小被，用來當枕頭的花蕊硬生生的被揉斷幾根，流出乳白色的汁液。

半闔的鐵炮百合在轉瞬間綻放，淺紫紅色的花瓣如同受到晨曦的召喚，張開碗口大的花嘴兒。

燦爛陽光從天窗中射入，照在挺立的花朵上，隱隱約約從薄嫩的花朵中看見一道比手指大沒多少的小小人影。

她的眼未睜開，半坐起身，用細白的小手揉著眼睛，身後是兩對透明薄翼，正無精打采的耷垂著，毫無生氣。

「若在妖精世界裡，只怕此時大夥兒都醒了，一個個灑露送香去。」

仙滴花原本是一粒種子，被任性的安姬從妖精世界帶出，它有著從種子傳承下來的記憶，對未萌芽前的「小時候」還記得少許，喜歡全無汙染的空間，四季如春。可是在人類的世界裡，它的種子散播不出去，空氣太髒了，脆弱而嬌氣的子子孫孫適應不了，好在它住在溫室一般的房間裡，有眾多的同伴相伴，這兒有熟悉的芬多精和乾淨的空氣，勉強能生存。

但是和溫暖多雨的妖精世界一比，這兒的居住環境真是糟透了，沒有清晨的鳥鳴聲，也無松鼠晃過枝椏的身影，聽不到風在林間的低喃，也沒法感受雨滴打在身上的溫柔。

「哼！你說的那是晨曦精靈，才不是我們妖精，我們是世上最懶惰的族群，只做兩件事，唱歌跳舞和玩耍。」

「所以快絕種了。」床頭架子上的桔梗輕聲的說著。

妖精的數量非常非常的稀少，不到一萬五千隻，而在這個珍稀的族群中又分黑羽、白羽、青羽、藍羽、紅羽五族，黑羽人數最少，不到一千隻，屬於黑魔法一族，千百年來住在不見天日的黑烏鵲森林，鮮少與其他族往來。

白羽妖精數量最多，約有七千之數，其他三族皆介於兩千到三千之間，各有各的地界，分布在五大洲的森林祕境。

他們的族群很好分辨，依其髮色辨明，黑羽族一律是黑髮如瀑，白羽族則是銀白色長髮垂腰，青羽族是青色頭髮，有點捲度，藍羽族是一頭藍髮，長短不一，紅羽族是蓬鬆的紅髮，性情也特別暴躁，容易衝動行事。

安姬是黑羽族和白羽族的混種，她的母親是黑羽族的公主，父親則是誤入黑烏鵲森林的白羽族貴族，兩人一見鍾情，最後母親離開黑羽族，跟著父親到了白羽族，而後生下了她。

五大族當中，青、藍、紅、黑四族並不在意與其他族通婚，唯獨白羽族例外，他們只跟族人結婚，因此全都是銀白色長髮，全族只有安姬和母親兩人是黑髮。

可想而知，她們母女的處境並不樂觀，安姬的母親還好，有心愛男子如影隨形的護著，別人欺負不到她頭上，可安姬就倒楣了，明明擁有尊貴的血統卻還是受盡歧視，往往被同齡的同伴排斥在外，喊她黑巫婆。

其實黑羽族並不如外界所想的那般邪惡，他們只是不喜歡和外界打交道而已，喜暗，不好勞動，習慣依賴魔法來進行生活上的事務，睡覺是他們最愛的活動之一，最長能睡上半個月，不吃不喝光打呼，臉頰不會消瘦或身體受到損害。

紀錄保持人是黑羽族族長，安姬的外祖父。

「你說什麼？」敏感的安姬氣呼呼的鼓起腮幫子。

他們懶了點又如何，妖精的世界很單純，除了吃跟睡之外沒什麼事值得煩憂，妖精有自己的文字和語言，不太用得到錢幣這種玩意兒，想要什麼就自個兒去弄來，森林裡什麼都有，不虞匱乏，頂多以物易物做為交換。

妖精很弱，弱小到別的種族都不想理他們，其他種族都曉得他們既懶又無責任心，自私自利還貪婪狡猾，因此連最不挑的魔族也看不上，唯恐這等微小生物拖累他們。

雖說天敵不多，可折損率卻不低，每隔幾年就有一名妖精死亡，因為妖精太愛玩了，對冒險非常感興趣，別人說不能去的地方就非要去瞧上一瞧，然後把小命搞丟了。

至於妖精的出生率相當低，大部分的成年妖精都不願意生孩子，因為他們認為這樣會耽誤玩樂的時間。

妖精的孕期是三年，此外還有能夠孕育生命的生命樹，生命樹每十年會開出一百朵純白的花，再隔十年結果，果實中會孕育新的生命，若不被鳥啄蟲蛀，約會在八十年後誕生，也就是說非母體產出的妖精要經歷一百年的等待，他們以生命樹為母，汲取它的力量，成長後比一般妖精強大。

這也是妖精們不願意生孩子的原因之一，既然有生命樹代勞，何必白遭一回罪，對妖精而言，生孩子也是生死關頭，如無必要，何需拿命去玩。

瞧著安姬怒目橫視的模樣，美人蕉笑著一彎腰，將花葉上凝聚的一滴露珠送到她面前。「洗把臉吧！安姬，妳快和普西一樣醜了，亂糟糟的頭髮都能讓蝴蝶妹妹在上面產卵。」

一想到蠕動的毛毛蟲，安姬惡寒的打了個冷顫。「別嚇我，我最怕長條狀的蟲子了。」

小手一掬，她捧了一把水往臉上一抹，又用齒梳把凌亂髮絲梳平，拉過蜜汁外流的花蕊便吃起早餐。

花蜜、露水是妖精的主食，他們也吃花餅、蜜餅和果子，肉類則因個人習慣攝取，有些妖精不愛吃肉，偏好蜜汁。

「可妳喜歡瓢蟲和蝴蝶。」這兩種和蜜蜂是唯三不會被她趕出露台的昆蟲。

「因為牠們色彩鮮豔呀！」安姬理直氣壯的說著，妖精對鮮明的色彩有偏執的執拗。

百合花內探出一顆機伶的腦袋，一雙用放大鏡才看得清楚的小手攀捉著花瓣邊緣，以十分輕盈的動作滑出，在半空中做了個翻轉，輕巧的身子如羽毛般輕輕飄落，快落地時，透光的翼面一張，貼著地面滑行十公分左右，而後翅膀一拍往上飛。

「安姬，妳又在跟妳的植物說話呀。」嗯！還是這裡的空氣最清新，沒有一絲的汙染，純淨天然。

「小偷，妳又來幹什麼？」安姬一臉防備的瞪著來者，她不可希望自己辛苦種的水果又不翼而飛。

「什麼小偷，真難聽，屋外的露台是共有的，有些果樹還是我替妳尋來的，妳雖

不是人，但也要懂得感激，好東西要和好朋友分享。」夏春秋邊說邊摘下一串果實大如五十圓硬幣的葡萄，洗都沒洗便往嘴裡一塞。

這季節已經沒有葡萄了，市面上用溫室培育的葡萄少之又少，就算有品質也頗差，甜度也不高。

可是在安姬親手照顧的園子裡可沒有四季之分，每一株花，每一棵樹都生氣勃勃，果子也顆顆飽滿，鮮豔欲滴，汁多味美。

桃子、李子掛滿枝頭，蜜梨、蘋果多到吃不完，青棗、紅柿散發成熟的味道，番茄、釋迦、蓮霧、草莓、石榴、甜玉米……俯身即可採，現摘的水果能由年頭吃到年尾。

由於數量實在太多了，而且幾乎每一季都吃得上，所以多出來的果子便做成果醬、乾果、蜜餞、果子酒、果子醋、花果茶等等，這一類的食品讓事務所節省了不少開銷，還是無汙染、無毒性的健康食材。

安姬對植物很有一套，她聽得懂植物的話，也能和它們溝通，進而了解植物的需要，予以澆灌和施肥，堆肥是她自己做的，在山裡以腐爛的枯葉爛草為主，混著沉積多年的肥土，每隔一段時間她便讓鍾璧或弓藏一級生去扛回，細細撒在花樹的根莖上頭，促其生長。

「妳是賊，不是我的好朋友！」她神經兮兮的飛上飛下，口中發出尖銳刺耳的聲音。

不理會她的歇斯底里，夏春秋又摘了一顆棗子張口一啃。「賊要當得好也是本事，有誰像我登堂入室還不怕主人報警的。妳人小器量也小，難怪怎麼也長不高，小小一隻……」

被她的話氣著了，安姬的小身軀忽地拉長，與人類的身形一般大小，身上穿著花瓣裙，身後多了兩對羽翅。「不要做人身攻擊！我是正常的妖精尺寸，誰像妳跟餓死鬼投胎似的，每回嘴饞都來偷我的果子吃，賽巴斯克的城堡裡不也有葡萄園和蘋果樹，妳幹麼老來吃我的。」她又不是園丁，專為這些個饞鬼培育新品種蔬果，幫他們省錢。

一個個有錢得要命，還省這點小錢幹什麼。

一提到她的死神男友，夏春秋臉上閃過一絲不自在。「別提了，我的三魂七魄被嚇得快錯置，除了他的管家是狼人，兩名園丁是吸血鬼外，其他的僕人都是亡靈。」一開始她沒感覺到異樣，只覺得這些人的神情太木然，全無笑容，天真的以為是因主人冷冰冰，底下人才沒有溫度。

去了幾次後她才發現僕人們的行動異常快速，明明乍看慢吞吞地從遠處走來，可是一眨眼人已到了眼前，被嚇到的她這才驚覺不對—如果是人怎會沒有腳步聲，而且一靠近周圍就陰氣森森。

「而妳最怕鬼了。」一位抱著水晶球的美麗女子走了進來，面上蒙著紫色面紗，身上穿著尼泊爾婦人的傳統服飾，純手工的刺繡栩栩如生，繡工精湛。

「吉卜賽，妳也來湊熱鬧？」夏春秋順手將一顆剛摘的蜜柑遞過去，有福同享，不吃獨食。

吉卜賽一點頭，「閒著沒事就上來逛逛，上面的空氣好，能沉澱我一身的濁氣，去蕪存菁。」

「妳的確該清一清髒東西，神棍當久了也會有業報。」她那張嘴說得太多了，該說不該說的全給說了。

吉卜賽笑了笑，「城堡裡的鬼很古老，想必妳的手腳都發軟了吧？他們的陰氣很重，妳最好到廟裡過過香火。」

夏春秋沒好氣的橫了一眼，「西洋鬼和東方鬼能一樣嗎？我該到教堂取來聖水才是。」

「安姬，我幫妳看看近日的運勢。」

三個各有所長且容貌出眾的美女聚在一起，細花枝編織的桌面上放了一杯花茶，兩杯咖啡，一盤心型甜餅和巧克力蛋糕，悠哉悠哉的吃東西聊是非，從衣服、化妝品到感情世界，又從感情世界講到男人，女人的話題膚淺而沒營養，卻又樂此不疲。

聊著聊著，聊到安姬眼眶下方的青影，她說她作了個惡夢，睡眠斷斷續續的，精神不濟。

可問她作了什麼夢，她又一臉迷茫的搖著頭，不清楚夢的內容，只覺得有一道看不清面容的黑影朝她逼近，帶給她莫名沉重的壓力，壓得她呼吸不順暢，很想一掌將黑影拍扁，讓他再也動彈不得。

「不需要吧，我很好。」她是事務所裡最閒的人，已經過上養老般的退休生活，平時與花草為伍，蒔花弄草好不愜意。

「好就不會作惡夢了，肯定是有警訊，預先示警。」妖精不同於人類，本能的會感覺到危險，如同天災降臨時，動物會比人更早一步察覺到異常。

「好吧！那妳幫我瞧一瞧，我最近心口悶得慌，好像有什麼事要發生。」她已經盡量不出門了，還能有什麼事。

結界外的汽車廢氣、嚴重的空汙、威力強大的霾害，對純淨的妖精有一定的傷害，她種植植物一來綠化，二來淨化，由植物表面吐出的氧氣能保護淨體的妖精，植物是最天然的濾淨器，沒有絲毫副作用。

安姬來到人類世界初期，曾在外面流浪了一段時間，她白天躲藏在陰暗的樹洞裡，直到夜晚來臨才飛出樹洞，到有錢人家的花園覓食，還得擔心被這家的狗發現。她換了很多地方，可惜都住不久，城市的綠地太少了，養花種菜的人也不多，果樹更是看都看不到，最多是觀賞用的小型盆栽，連讓她藏個身都不行，只能在公園裡躲躲藏藏。

她也想過飛到山裡面，給自己蓋間小樹屋，可是山裡很冷，食物來源更少，還有野貓和貓頭鷹想吃掉她，她試了一回嚇到了，只好又回到臭烘烘的城市。

如此過了五年，她遇到了海麗，海麗讓她跟她回家，給了她一個安全的居所，由著她布置，並且接納了她，教導她如何以人的形態生活，最後融入對她不友善的人類世界。

「把手放上來。」

「好。」

一隻很美，細白修長的手掌往透黃的水晶球體上面一放，原本一片清澈的水晶球瞬間泛起霧氣狀的小漩渦。

吉卜賽的眼神變得迷濛，她十指戴著大小不一的戒環，慎重的撫摸球體，「嗯！一個巨大的黑影……很沉，很重，它曾經傷害過妳……不，不是肉體上的傷害，而是心靈層面上的，妳非常痛恨這種感覺……」沒有危險，但會帶來改變。

「我哪有痛恨什麼，都活了幾百歲……」不以為然的安姬忽然怔住，想到了什麼不愉快的事或人，因而皺起眉頭。

「高齡」兩百五十歲的安姬換算成人類的年紀約二十出頭，最長壽的妖精能活到一千多歲，因此她還算是年輕，是妖精界的少女。

「妳想到了是吧？」從她愀然一變的臉色來看，想必她不是非常高興想起那段過去。

安姬表情嫌惡地變回六公分的身高，翅膀一拍飛到金雀花上面，盪秋千似的搖著屁股底下坐著的葉片。「那個人是我不死不休的天敵，是我最討厭的人，沒有之一。」

「是那個害妳回不去的男人？」夏春秋知道安姬曾和人類男子談過感情，為了那人捨棄了父母和身分，越界來到人類世界，成了妖精界的叛徒。

但是那名男子雖然愛著貌美的安姬，卻沒有承擔得起愛情重量的肩膀，相愛容易相處難，看著對人類世界全然無知的安姬，他最後選擇放棄，走向另一個更適合他的女人，共組家庭。

深受打擊的安姬傷心欲絕，做了個令男人後悔莫及的報復，她利用對植物的了解做出一品香，讓男人和他的妻子聞了，從此兩人再也生不出孩子。

負心是要付出代價的，沒人可以傷了她之後便轉身就走，全不當一回事。

妖精沒有是非對錯的觀念，什麼道德都與她無關，她只知道她被背叛了，以妖精的守則，誓必要討回來。

一報還一報，誰也不吃虧。

「他算什麼，我早就忘記有這個人了。」安姬聳肩。

在當下，她真的覺得自己很愛那個人，可是在緣分盡了以後，她竟想不起他的長相、他的名字、她為什麼愛他，死灰一般的愛情被風吹得一乾二淨，連半點渣渣也不留下。

多年後再重逢，那傢伙老得叫人驚訝，不復當年的俊挺還多了圓滾滾的啤酒肚，和她站在一起像她爸，讓她一度不解為何當初會愛他愛得不顧一切。

因為太丟臉了，她沒臉回去見把她當寶寵著的爸媽，更不想見到那些老是嘲笑她、看衰她的同伴，況且那裡還有一個她怎麼也忘不掉的仇人，那是她畢生的惡夢，也是有生之年再也不想看到的惡棍。

「那妳……」難道還有更刻骨銘心的？

「別提了，我脫離苦海已久，不要讓我再去回想，那片黑沼澤在另一個世界，不會再來煩我。」

安姬才掛上笑意，馬上又因吉卜賽的一句話而凝住，面色蒙上一層陰霾兇光。

「那可說不定，水晶球不會說謊，我看到一張男人的面孔，他有一頭銀白色長髮，在白霧中來勢洶洶。」她難得看到這麼清晰的景象，彷彿是故意顯現。

「什麼！」他也來到人類世界？

坐在花葉上的安姬差點往下掉，她搖晃了一下又坐正，花瓣裙下的雙腳凌空一蹬，維持平衡。

「安姬，很近了。」一股君臨天下的霸氣直衝而來，銳不可擋。

她一驚，「什……什麼意思？」

「如果水晶球沒出現誤差的話，你的變動已經開始了。」她想說的是也許已到了，這是逃不開的宿命。

安姬面如金紙，咬著下唇不發一語。

命運真狡猾，出奇不意的將人一軍，防不勝防的潛伏在四周，在快意人生中抹上濃墨一筆。

「喲！三位美女真愜意，邊喝咖啡邊聊天，也不喊上一聲，老看著海麗那張不苟言笑的臉我會減壽五年。」

嬉皮笑臉的鍾璧從伽南樹後探出一張臉，額頭綁了一條用日文書寫著「必勝」的方巾，笑得有幾分痞氣。

「少在那裝瀟灑了，你上來有什麼事？」常和他一起出任務的夏春秋對他瞭若指掌，這人是無事不登三寶殿。

「哎呀！就說我來看美女了，你還不知情識趣的來服侍我這位大老爺……」他一臉輕佻的拋媚眼。

「賽巴斯克。」吉卜賽冷不防一喊。

「啊！死神來了？」鍾璧心驚的回頭一看。

「沒來。」惡人沒膽。

「小賽賽，人嚇人會嚇死人，我就嘴巴上佔點便宜，別心狠手辣地要我的命。」兼考驗他的心臟強度。

「你不嘴賤就活不下去嗎？再喊那不雅的外號，小心我請你吃屎。」讓他在豬圈裡過一夜，和他的「兄弟」團聚。

鍾璧訕訕笑著摸摸後腦杓，摘下汁液飽滿的蜜梨便大咬一口，「女孩子不要說髒話，文雅點。」

「說重點！」夏春秋用吃剩的果核扔他。

唉！男人真命苦，高漲的女性主義把男人的地位擠壓到一落千丈。「社長要見安姬，商討今年的魔術巡迴表演，我剛好有空，她便支使我上樓叫人。」

「又到了一年一次的全球巡迴表演啊……」真快，記得去年會場擠得水洩不通，差點連鞋都被踩掉，沒想到時間走得比流水還快，轉眼間，又要迎接另一波被魔法僕服的群眾。

安姬的表演全無破綻，沒人找得出破解的方式，以似真似假的手法蒙蔽世人的雙目，大獲好評。

「海麗讓相關人員都到會議室集合，商量這一次的場次和場地，順便配合小夏在海外接的工作，規劃出銜接的路線，一路表演一路接活，兩不耽誤。」他的另一重身分是律師，負責出面接洽，安排接下來的行程。

吉卜賽和弓藏留守，畢竟總要有人看家。

「不是吧……燒肉便當又要我去工作。」東方鬼都見不完了，還要挑戰西洋鬼，她不嚇個半死不放過她是吧！

夏春秋還是怕鬼，雖然膽子比以前大多了，一次兩、三隻怕得不厲害，可若五隻以上她仍然想拔腿就跑，一刻也不願多做停留。

「當人真辛苦，我們妖精就不用為錢煩心，我們只要開懷的玩樂和吃喝。」食物俯身可得，瓜果滿樹，河裡是肥碩的大魚，蝦蟹多到吃不完，四季長春時時有花蜜可食，黃金、寶石處處可見，喜歡就能拿來打首飾。

妖精是世上最強的鑄造師，他們隨手就能打造出精美的器皿，不費吹灰之力，為其他種族所不能及。

「可妳現在是人，不賺錢就沒有衣食無缺的生活。」吉卜賽說的是實話，在人的世界就要遵循人的生存模式。

還想笑話人類很可憐的安姬驀地一滯，眼神幽怨的瞟了吉卜賽一眼。

當人就要像人，於是她又回到人的模樣，花瓣裙換成連身長裙，頭上的花形髮箍被兩個鑲鑽的星形髮夾取代，腕上多了一條幾何圖形的白金手鍊，腳上穿著露趾高跟鞋。

「普西，要顧好家，一隻蚊子也不能放進來。」她的守門大將軍威武、強壯得令人畏懼。

「嘵！嘵！嘵！」主人放心，一切包在我身上，蚊子蚊孫一隻也休想逃得過我普西的飛天奪命捲。

嘵嘵的蛙叫聲發自白瓷盆底，不細察根本沒發現有隻哈蜜瓜大小的蟾蜍蹲在兩個花盆的中間，一粒粒突起的疙瘩如同沒敲碎的泥塊覆在身上，乍看之下會以為是造型獨特的花紋石頭。

不過別看牠長得噁心，這可是隻長壽蟾蜍，牠是安姬的坐騎，活了八十幾歲，把安姬從妖精界載到人界，跟著她吃苦受罪，顛沛流離。

而今牠是最有本事的捕蟲大將軍，整層頂樓都是牠的管轄區，只要有不受歡迎的入侵者，牠動也不動的吐出長舌一捲，立即消滅在肚腹中，不容越雷池一步。

所以植滿花卉的空中花園找不到一隻蒼蠅、蚊子，果子也沒有蟲咬的痕跡，全靠普西的功勞。

一行人來到樓下的會議室，背對著門的海麗一臉沉思的看向窗外，聽到推門聲的她並未回頭，仍以仰角四十五度的站姿看著灰撲撲的天空，一副「我被天下事壓得愁雲慘霧」的嚴肅樣。

「不要故作神祕了，不過是例行的巡迴表演，耗時一個月而已，妳幹麼一副苦大仇深的樣子，好像我們這一去就回不來似的。」夏春秋打趣地說著。

「的確是不尋常的一次，妳得順道到天馬山莊探視曾主持三十七號計劃的南茜夫

人。」海麗緩緩地轉過身，神色凝重的擰著眉，兩隻綠豆眼睺得快看不到眼珠。

「三十七號計劃？」夏春秋一呆。那是什麼東西？

「非自然現象，一說鬧鬼，一說是非人的生物體，三十七號計劃是研究任何科學解釋不出的怪異事件，包括外來的生物。」

海麗指的是外星人，她自個兒在佛羅里達州的私設機構裡也有兩具頭大手長的不明物體，而且是活的，具有高智商和腦波控制力，她必須以聲波隔離，研究人員才不會受到影響。

「所以妳的打算是……」燒肉便當太瞧得起她了。

「妳讓賽巴斯克抽空陪妳走一趟，有他保護妳我比較安心。」畢竟是國外，她鞭長莫及，總要預防意外。

夏春秋一聽，不太笑得出來，「他是死神，不是貼身保鏢，他也有他的工作要做。」

「請假，或找人代班，他會樂意的。」說完，海麗不管她同不同意，便轉向安姬。

「還有妳，妳的表演太出色了，又是無懈可擊的完美演出，大概是表現太好了，引起同行相忌，這個月我們收到五封死亡威脅信，以及上百條『妳去死』的網路留言，他們要阻止妳上台。」

「那要取消嗎？」做那些表演很吃力，一場巡迴下來她起碼要休息三個月才恢復得過來。

「不用，我給妳請了國內最知名的雷霆保全公司，它成立至今短短兩年，但已聞名海內外，從未有過失手的紀錄，專門保護世界級的頂尖人物，這一次由他們全程隨行……刑主任，請出來一見。」

第二章

海麗低八度的聲音一落下，會議室旁有個小門被推開，一位身形修長的俊美男子走了進來，他身著合身筆挺的黑西裝，腳上是義大利進口小牛皮鞋，大大的墨鏡遮住半張臉。

他一出現就展現強大的氣勢，好像一切都在掌握中，什麼都難不倒他，活膩的儘管找他試試，他樂意將人扭成麻花捲，塞入煙囪做燻烤人乾，花椒和鹽巴免費供應。

這是個不好惹的人。眾人一致的想。

大家對此人感到好奇，可是凡事漫不經心的安姬卻在此時發出一聲驚呼，臉色發白地指向男人。

「克……克雷格……」

「安姬，妳怎麼了？」夏春秋看安姬一副快要昏倒的樣子，連忙上前攬扶，以防她支持不住。

「他為什麼在這裡？」安姬大吼。

被食指所指的刑清霆神情自若，嘴角彎彎往上揚，笑得溫和而無殺傷力，以指輕推架在鼻梁上的鏡框。

「妳認識他？」海麗問。這表情不對勁，好像面對殺父仇人。

「哼！他化成灰我都認得，我這輩子最最討厭的人就是他！」他是她人生道路上

最大的絆腳石。

刑清霆鏡片後的目光一閃。最最討厭？她還真抬舉自己。

「他也是你們那一族的？」不會吧，又一個妖精，還是男版的，帥氣又充滿男性魅力。

「他是白羽族的第一王子，我的勁敵。」明明年紀大她一大截，卻每次都和她爭學院考試排名。

「咳，你是我們安姬的族人？」眼露興味的海麗特別亢奮，掃視眼前身材比例完美的男人。

刑清霆似笑非笑的揚唇，「我想這位小姐認錯人了，我與她素不相識，初次見面，幸會了。」

「克雷格·多倫，你還是一樣惹人嫌，別以為你改變了髮色我就認不出來，你這人到死都這副死樣子，目中無人的讓人想一腳踩扁你。」安姬大發脾氣，一把揮去他臉上的墨鏡，露出一張俊美如「魔戒」中勒苟拉斯般全無瑕疵的美顏。

「哎呀！真是不長進，都幾年了還這般暴躁，小安姬，看來黑魔血統仍掌控著妳的意識，妳應該回黑烏鵲森林，而不是自稱白羽族族人，我不承認。」他們白羽族沒有黑魔，她那頭如緞的黑髮汙了聖潔銀白。

明明是俊美翻天的鮮肉，卻說出最殘酷的字句，事務所的成員都一臉擔憂的看著瞳孔一縮一縮的安姬，唯恐她承受不住這樣傷人的言語。

同時，他們也有些不快，一個六尺以上的大男人，居然半點風度也無的欺負人，這人的心胸小得裝不下半瓶醋，以為身為一族的王子就能全憑喜好刺人一刀嗎？果然是討人厭的傢伙，長相好，性格差。

「可惜你的不承認不算數，你只是王子而不是國王，何況白羽族有十位王子，沒有我父親的支持，你只能是王子，最後是親王，王位與你無緣，你看著眼饞吧！」得罪了她，她父親、她兩位兄長都不會放過他，他們有權決定王位的繼任人選，是貴族中的領頭羊，權力只在國王之下，相當於首相之位。

聞言，他輕笑，「妳的確有個好出身。」

多年以前，在妖精學院，十歲的安姬斜背桑絲編製的書包，很是開心地騎著她的小噴火龍，一路哼著歌兒往學院去。

她是個熱愛讀書的小妖精，最喜歡學習白魔法，今年三年級。

驀地，就在學院門口，一道無形的牆擋住了去路，她沒想到會有人這麼惡劣，居然在門口設結界，她完全不察的和坐騎一頭撞了上去，從半空中翻落，一張小臉嚇得泛白。

幸好她反應快，及時拍動身後的薄翼，在落地前往上竄飛，這才沒摔得鼻青臉腫，在眾人面前出糗。

可是迎面撞上的小噴火龍卻傷得不輕，牠的左翼骨折了，身上也有傷，額頭腫了個大包，嗚嗚嗚地低鳴。

「克雷格·多倫，你太過分了！你怎麼可以這麼卑劣，盡使出下流的手段，別以為身為王子就能隨意欺侮人。」父親叫她要忍，不與皇族作對，可她真的忍不下

去了。

一名髮色銀白的少年從空中現身，他一身的服飾也與他的髮色一致，充滿尊貴氣息。

但是他的嘴角卻是邪氣的勾起，眼神倨傲而不屑，斜眸睨視膽敢與他叫囂的小人兒，好想揉碎她的驕傲。

「滾出學院，這裡不歡迎妳，黑羽族的小黑魔，妳根本不配踏入學院一步。」她憑什麼享受和他們一樣的教育。

「學院又不是你家開的，有本事把它改成皇家學院呀！讓國王親自下令非皇室中人不得入學，我也好跟父親說說，另建一所專收五族的學校，黑羽、青羽、藍羽、紅羽的孩子都能就讀。」誰說白羽族就高人一等，不就仗著人多。

「妳敢？」克雷格怒目瞪視。

「為什麼不敢，你都敢仗著王子的身分胡作非為，我為何不能反擊，你當別人都只是坐以待斃的傻瓜呀！」她是自保，母親說過，別人剷我一兩肉，我就把他全身的肉都給剷了，還骨一尺，生死不論。

「嗯哼，小安姬，妳倒是敢反抗，就像妳那個媽一樣，血管裡流黑血，不把白羽族放在眼裡，還敢慾惠我父王與黑羽族友好往來，她簡直是痴心妄想！」兩族交惡已久，不起戰事是白羽族人仁善，不想同室操戈，禍及無辜。

「我母親很好，美麗又有智慧，我們妖精逐年遞減，越來越少，五族通婚才能增加數量，不至於有滅族之虞。」母親很聰明，她說得都是對的，五族共存才是活路。

除了髮色和瞳孔顏色不同外，白羽、黑羽、青羽、藍羽、紅羽源自同根，都是妖精，本該團結向內，一致抗外，不讓異界魔族以食妖精為樂，動不動便越界捕獵，收為家寵或是嘴邊肉。

可是天性自私的妖精一族看不見潛在的敵人，只著重眼前的利益，誰也不肯退一步扭成一條繩，只想著得到更多，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和享用不盡的食物。

她媽說若是長久不管不顧的任五族崩裂，以後的孩子將不再有機會由母體出生，只能仰賴生命樹的生長，到時他們真要滅族，一次不到百名的新生兒有幾人能撐到百年後？薪火的傳承又該由誰代代相傳，傳授下一代僅存的古老傳統？

安姬不喜歡克雷格，他和所有的白羽族人一樣自以為是，歧視能力與地位不及白羽族的其他族群，甚至挑弄各族的不合，讓他們各自防備，不敢交心，以白羽族為首。

「什麼通婚，異想天開！妳問問白羽族男人，有誰想娶骯髒汗穢的黑羽族女妖精，妳母親不過是運氣好，蠱惑了妳心地善良的父親，妳的出生象徵他們的恥辱，瞧瞧妳那頭烏鵲羽毛般的黑髮，多難看呀！妳一個人拖累了你兩個銀白髮色的哥哥。」她是汗點，就該去除。

「你胡說，我爸媽愛我，我哥哥們也愛我，我不是恥辱，你只是嫉妒我有柔軟如絲的黑色長髮，而你想要有卻不敢有，因為你是第一王子，你怕被指指點點。」氣紅眼的安姬聲音越說越宏亮，把學院內正準備上課的學生引了過來。

「我會嫉妒妳？妳的臉皮還真厚，果然不愧是黑魔的後代，再無恥的話也說得出口。」他冷笑，下巴抬高。

「克雷格·多倫，我與你誓不兩立。」從今爾後，他便是她不死不休的敵人，絕無握手言好的一天。

他目光冷冽，「我的名字豈是妳能喊的，要稱呼我王子殿下。」

「等你像個王子的時候再說，此時的你不值得我尊重。」她才不要向瞧不起她的人折腰。

「妳……」

「安姬，怎麼了，妳受傷了嗎？」一名五官俊朗的青年飛了過來，眼露憂心和關心。

「大哥哥，我沒事，可是汀奇傷得很重，你幫幫牠。」看到自家哥哥，安姬忍了很久的眼淚終於往下流。

「安姬乖，不哭，哥哥疼妳。」安迪斯看了一眼想站起卻又不支倒地的小噴火龍，揮手讓隨行而來的僕從進行救治，而後才看向毫無悔意的克雷格，「王子殿下若有何不滿儘管衝著我們兄弟來，不要為難我家安姬。」

「我就是看她不順眼，她那頭黑髮太刺眼了，你們若不把她送返黑烏鵲森林，總有一天我會親自將她丟進去。」他不能容許銀白的族人當中有一抹黑，破壞白羽族的潔白。

安姬的父兄都是銀白色長髮，銀白潔亮，散發聖潔的光輝，但她和她母親都是黑髮，面容輪廓又十分相似，清純中帶了一絲柔媚，眼中有著幾分魔性的狡黠。

這也是克雷格無法容忍的，他是親祖母一手帶大的，受到她很深的影響，對具有魔性的女子相當痛恨，他的祖父便是愛上魔族女子而放棄王位，拋妻棄子與之離開，從此再也不曾返家，也沒有傳來隻字片語。

祖父和魔族女子之後又生下多名子嗣，他們不怕人知曉的出雙入對，定居在人界，做起人人羨慕的恩愛夫妻。

「克雷格殿下，不要以為你會一直高高在上，只要你敢動我妹妹，我們兄弟倆會直接綁了你送給黑羽族，讓你嚙嚙被人踩在腳下的滋味。」另一名面容俊逸的少年也飛了過來，牠沉著臉，不客氣地與第一王子槓上。

「二哥哥。」安姬歡快的喊人。

安麥斯眼神柔和的揉揉妹妹的頭。「別怕，哥哥保護你，誰敢傷害你，哥哥了結他。」

誰說皇位一定要第一王子繼承，坦斯國王不缺繼承人，三王子、六王子、九王子都是很好的繼承人選。

「二哥哥你真好。」有哥哥撐腰，她誰也不怕。

「大哥哥不好？」安迪斯故作不快的一瞥。

安姬左挽一個，右拉一個，笑得好似夏夜裡的玫瑰，嬌俏動人。「大哥哥也好，兩個哥哥都好，我是幸福的小安姬。」

做哥哥的都笑了，神情溫柔的看著肖母的妹妹，在他們心目中，唯有母親和妹妹

是最重要的，無論如何都要守護她們，讓她們臉上永保笑容，不會有煩憂。只是他們沒想到，在許多許多年以後，用心保護的妹妹卻傷了哥哥們的心，為了一個男人而與他們決裂。

「你們這副噁心的嘴臉是要做給誰看，不覺得太做作嗎？」克雷格滿臉嫌惡，對於他們的兄友妹恭，他越看越刺眼，忍不住要出言刺兩下，不讓其太開心。

「大哥哥，二哥哥，他又在嫉妒了，你們有安姬，他沒有，他一個人孤伶伶沒人要。」哼！叫她小黑魔，她哪裡黑了，明明白得很，跟雪柳一樣白皙無瑕。

安姬不知道她的童言童語有多切中事實，看似朋友很多的克雷格其實一直很孤獨，因為和祖母很親的緣故，他反而和其他兄弟不親，連母親也常常忽略他，認為他有祖母照顧著，不會有事。

可是祖母年歲已高，體力有些不濟，很多事都力不從心，加上總喜歡回憶過去，對孫子的管教反倒不那麼上心，整天不是罵著被魔女給勾走的前任國王，便是說著黑羽族的危險，硬是張冠李戴把黑羽族人當魔族看待，只因他們學的都是黑魔法，喜陰不喜陽。

長期在祖母這樣的教導下，克雷格的性格越來越偏激，又缺乏同齡玩伴的引導，養成他陰暗偏執的心態。

「趁能笑時多笑一會兒，等哪天妳落在我手中……」他要讓她連笑都覺得奢侈，欲哭無淚。

「克雷格殿下，你是鐵了心和我們班特家過不去嗎？」當著他們兄弟的面也不遮掩，行徑實在可惡。

「威脅一個比你小的小丫頭，你很得意嗎？」看來得多防著他一點了。

班特家的兩位兄長一心護著妹妹，沒法恐嚇下去的克雷格冷哼一聲，帶著隨從走人。

待他一走，安迪斯、安麥斯都露出憂心忡忡的神情，一人一邊拍著妹妹的肩膀，唯恐她掉以輕心。

「安姬，以後妳離他遠一點，能不招惹就別招惹，那個人是頭野獸。」不受控制。

「我沒招惹他呀！每次都是他找上我，我自己都莫名其妙。」那人欺善怕惡，專挑柔弱可欺的。

「安姬，別和他正面衝突，一看見他就趕緊避開，我們不理他，看他如何鬧騰。」一個人的獨角戲是鬧不起來的。

安姬乖巧的一點頭，「可是我們要當沒這回事放過他嗎？他差點害死我，汀奇還受傷了。」

聽著妹妹嬌嫩的埋怨聲兩個哥哥都無奈苦笑，她這有仇必報的個性真像母親。

「你還想怎麼做？」

她甜甜一笑，「今天的事一定要告訴父親，他的小女兒受委屈了，他可不能半聲不吭的吃悶虧。」)意思是告黑狀，讓坦斯國王好好管管他的兒子。

「有必要鬧得這麼大嗎？」要真的讓王子殿下下不了台，日後他鐵定變本加厲的針對她。

「不鬧大他以為我怕了他，我不惹事，但也不怕事，大不了真被他扔進黑烏鵲森林，我到黑羽族找外祖父去。」等學完了白魔法，她也要學學黑魔法，比較優劣高下。

此時的安姬心很大，她想學習更多她不知道的事物，要為母親爭口氣，給父親爭光，讓哥哥們不用時時為她擔心，她會變得很強很強的。

後來她真的去了黑羽族，在那邊待了九年，成了黑羽族長最疼愛的外孫女，一度考慮要將族長之位傳給她。

不過當她真的遇上魔族，才知道自己很弱很弱，她所學的黑魔法和魔族的黑魔法大不相同，魔族的黑魔法用的是活人和人血，以生命為代價加強魔力，這點她做不到。

「安姬，不許胡鬧，要穿過黑烏鵲森林會遭遇不少魔物，以妳的能力應付不了。」絕對還沒到達黑羽族就先被吃掉。

「別跟人嘔氣，哥哥們就妳一個妹妹，只盼著妳好，不希望有一天失去妳。」她還小，不懂事。

她面露溫順笑顏。「好，我聽話，都聽哥哥的，不鬧事。」

但是她真的有聽話嗎？

從那天起，安姬和克雷格就勢如水火，鬥得如火如荼，他們就像水與火不相容，一碰上面便是你死我活的爭鬥，誰也不讓誰，鬧得坦斯國王不只一次將兩人叫到面前好生的調解一番，要他們少爭吵。

可是他們嘴上說好，安分了幾個月，之後又故態復萌，即使高年級的克雷格先離校，也不時返回學校挑她毛病，施壓學院的老師對她嚴格要求，未達標準便加重懲罰。而後兩人都畢業了，還是有得吵，吵到把別人的宴席給毀了，被人請出去，往後的宴會變成拒絕往來戶。

雖然不到大打出手的地步，但也差不多是死敵，隨著年齡的增長越鬧越兇，什麼兩小無猜的青梅竹馬情，在他們身上完全看不見，根本是出世就為了要結仇的仇人。

直到美麗的安姬愛上誤闖入妖精界的人類男子，這場解不開的仇恨才劃下休止符，她的離開則是一個句點。

好笑的是，少了煙硝味十足的爭吵，總嫌他們吵的妖精們反而不習慣了，每每露出懷念的神情。

白羽族的血統被導正了，不再有黑髮妖精的出生，只剩一片的銀白髮色，以為會得意的克雷格卻悄然沉寂了，看不到黑髮如瀑的身影，他的心意外地感到空洞，凡事都提不起勁。

這就是結束嗎？他不止一次自問。

可惜心裡始終沒有答案。

「你為什麼要來？」

看到生平最大的宿敵，向來「文靜」的安姬忍不住伸出母老虎的爪子，張牙舞爪的想往敵人的臉一撓。

她好不容易過了幾年平靜的生活，真的不想看見這張令她憎惡的臉孔，他是她最不願想起的人，若能挖個坑深埋，她絕對會不假他人之手，親手挖坑，將他推入坑裡，再覆上厚厚的一層土，堆放上千斤重的巨石，讓他長眠地底。

可是這人怎麼能這麼討厭，明明身處的世界不一樣，他還能陰魂不散，恍若無事地在她面前晃盪，還一副不認識的樣子，以為她真認不出他的死樣嗎？

安姬很火大，不希望唯一的寧靜地又被破壞，她實在不想和這個裝模作樣的傢伙打交道。

「有人高薪聘請我就來，我幹的是保全工作，別人付錢付得爽快，我何樂不為。」原本銀髮銀眸的克雷格變更了髮色和眸色，搖身一變成了雷霆保全的保全主任刑清霆。

「我問的不是這個，我指的是你為何來到人界，這裡並不適合你。」快快回去當他高高在上的妖精王子吧。

「我在那邊混不下去了，就出來了。」他半真半假的說著，取下墨鏡的雙瞳漆黑如夜。

安姬的尖耳朵一擗，不捧場地往後摺。「你說的笑話不好玩，換一個更能說服我的藉口。」

「無聊。」刑清霆耍帥地將墨鏡勾在手指頭上轉動個幾圈，指頭忽地彈向鏡架，墨鏡往上翻飛又落在指間。

她頭一點表示接受，「你的確是會因為無聊而做這種事的人，反正你腦子本來就有問題，不過我奉勸你一句，人界沒有你想像的好玩，這裡的空氣很髒，食物有毒，你適應不了。」

「妳認為我會聽妳的？」他挑起眉，露出慣常的嘲弄笑臉，似在嘲笑她的多此一舉。

安姬氣鼓鼓地把臉一撇，「你還是一樣討厭。」

「彼此彼此，妳也不見得有多討人喜歡，當初愛得死去活來，非要跟人家走，結果落了個被拋棄的下場，妳還真爭氣。」他以為她至少會過得好，和和美美的與所愛之人在一起。

過往的傷疤被殘酷的揭開，她心頭一痛，不遺餘力的反擊。「起碼我愛過，知道愛人和被愛的滋味，雖然愛情不一定有完美的結局，但是比起有人不曉得愛是什麼強多了，你愛過人嗎？知曉愛情的酸甜苦辣？」

被一膈應，刑清霆微微一滯，面上閃過一絲不快，「被傷得體無完膚還能洋洋得意的炫耀，妳確實比我強，我的臉皮是沒妳的厚，我還知道羞恥和自我反省。」

「克雷格·多倫，我忍你很久了。」在人界，他不是妖精王子，而她也非貴族之女，那她可以撓花他的臉吧！

安姬想這麼做已久了，卻一直苦無機會。

不受影響的刑清霆掏出一張名片，媲美花美男的俊顏始終掛著一抹淺淺笑意，「這是我的名片，童小姐請別再叫錯名字，那會造成我的困擾，感謝妳的配合。」

童玉姬是安姬對外的名字，海麗為她弄來合法身分，每一回她要登台表演前便會

戴上黑色隱形眼鏡，好遮住她新芽似的寶石綠雙眼，從裡到外都像個東方人。

「東方明珠」是她在魔術界的稱號，她人長得美，有股出塵的靈氣，很少與同行交流，也不參加任何應酬，不論誰的邀請都一律拒絕，獨來獨往的行徑是她的特色，故而又稱「神祕的東方美人」。

安姬一把揮開他手中的燙金名片，看也不看一眼。「你裝模作樣的段數又進階了，老是偽裝自己不累嗎？」

「想必妳的真性情給妳帶來不少樂趣，野性奔放。」他嘲諷，表示她更適合四足行走。

對彼此太過了解的壞處是沒有祕密，他們知道對方的底細是什麼，最弱的點在哪裡，縱使多年未見也無法和平相處，骨子裡的好鬥已成天性，一碰著了不咬上兩口都覺得對不起自己。

他鄉遇故知是什麼？他們只曉得仇人見面分外眼紅，久別重逢的感動是坨屎，若能咬下對方的一塊肉就稱心了。

「……你跟海麗說，這個工作你接不了。」她幹麼沒事放個仇人在身邊，給自己找麻煩。

都是海麗，她堅決不讓這傢伙當保鏢，海麗就要他們先到隔壁房間「溝通」一下，天曉得他們根本話不投機半句多。

刑清霆兩手抱在胸前，露齒一笑。「我是個有責任感的男人，一旦接下的委託便會全力以赴，即使是妳。」

安姬輕嗤，「是全力以赴將我推到彈道前吧！看我胸口中彈濺出血花才是你所樂見的。」

「小安姬，妳把話說重了，我可從來沒想過要傷妳性命，身為保全公司的主管級人物，我有保護委託人的使命，這是幹這一行的榮譽。」他沒想她死，人活著才有意思。

聞言，安姬嗤之以鼻，「妖精有榮譽這東西嗎？從我認識你至今，你是個徹頭徹尾的混蛋，你要保護我？這個天大的笑話好不滑稽，你怎麼有臉說得出口，說不定第一個動手的人就是你。」

「我現在是人。」他特意強調。

從妖精界來到人界，即便身為妖精王子也是一件不簡單的事，妖精的生活雖然散漫，卻也有必須遵守的法則，想離開原有的居住地得經由國王同意，然後開啟通行的通道。

而刑清霆並未獲得國王的允許，第一王子的身分阻礙了他，因此他另闢蹊徑，改由穿過黑烏鵲森林再進入對他懷有敵意的黑羽族，藉由黑魔法撕裂空間才順利來到人界，其中的重重險阻就不必道予外人知了。

在黑烏鵲森林，他不止一次遭受森林裡的魔物攻擊，牠們長相奇醜，身形龐大，有的行動緩慢，有的動作快如狡狐，他難免掛彩，傷得有些狼狽。

到了黑羽族，他受到的不是列隊歡迎，而是幸災樂禍的白眼，他和安姬不和一事早已傳遍整個黑羽族，而安姬一向深受黑羽族族人的喜愛，因此他的遭遇可想而知。

知。

「外表是人也改變不了你內心的本質，連一個比你小的小女生都欺負，百般的刁難和羞辱，你說你有什麼資格來說服我，讓我相信我的仇人不是第一個扣扳機的那個人？」

由過去的諸多經驗來看，她不會再受騙了，狼披上人皮還是一頭狼，即使牠用雙腳走路，仍渴望血淋淋的生肉。

「我無須說服妳，我只要有合約書在手即可。」他眼中銀光一閃。

看著厚厚的一疊契約書，安姬惱怒的咬唇。「大不了解除合約，找另一家保全公司。」

「要付違約金。」明文載明，保障雙方權益。

「我付得起。」幾次的巡迴表演為她賺進大筆財富，但她很少動用，一半存在銀行裡，一半由海麗進行投資。

她的錢只多不少，不過一個無聊的數字遊戲罷了。

故作佩服的刑清霆吹了個響哨。「財大氣粗呀！有了錢之後果然就膽大了，會用錢壓人。」

長進了，把人類的習性學得微妙微肖，連他都差點騙過去了，這個高明的騙子，狡猾又充滿挑戰性。

「你想幹什麼？」一見他滿面春風的笑意，安姬的身體本能發出警訊，她對他從未放下戒心。

這人的卑劣行徑多不勝數，從不是善良之輩，稍有疏忽，他便有如附骨的蛆蟲，鑽入骨子裡吸食骨髓，讓人由內而外死透。

她有親身經驗，他大半的骯髒手段都是用在她身上。

刑清霆戴上名牌墨鏡，嘴角揚高的角度令人憎惡，就像一個正要施展詭計好讓人一敗不起的惡棍。「妳的魔術很精彩，花招百出，真實度很高，可是……」

「克雷格……不，刑先生，你想破壞我的表演嗎？」如果他想，只要稍微動動手腳，她的演出就不會成功。

其實安姬並不在乎舞台上的表現，魔術師也不是她挑選的職業，可有可無，她無所謂。

拾到她的海麗有一回見她喚出一朵烏雲，連自來水也不用，直接用雨水澆花，可大可小的細雨給了海麗靈感，她試著在國內辦了個小型的魔術表演，以她的人脈邀請了很多的大人物前來。

誰也沒料到竟會一炮而紅，有人以手機全程錄製傳至網站，十天內的點播率破億，國外的邀請函紛紛而至。

只是因為這項表演太耗精神力，讓妖精的力量減弱，經過一番琢磨的海麗最後做了決定，以巡迴表演的方式在各大城市演出，以觀眾的踴躍程度來決定停留幾天和場次，通常一天最多兩場，下午場和晚上場，除非有突發狀況才會加演一場，每個城市頂多停留三天，總表演天數以一個月為限。

安姬的表演用的是魔法和幻術交錯，如真似幻，看得底下觀眾如痴如醉，大獲好

評，一再要求加場。

可惜她的體力有限，無法滿足眾多邀約，因此票價也跟著水漲船高，奠定她在魔術界的地位，同時也財源廣進，扣去給事務所的分成，她一個月的收入是普通上班族三輩子加起來的薪資，即便不再表演，她名下的資產也夠她享用不盡了，不用再流離失所，居無定處。

前提是她的身分不被揭穿。

不過有海麗為她把關，又有眾多同伴相護，刑清霆要暗中動手腳也不容易，事務所還有個神出鬼沒，實力強大的死神大人，收拾一隻小妖精對他而言易如反掌，只要他親親女友開口。

「那要看妳如何表現，雖然我樂於揭穿妳拙劣的手法，但是我也是很好商量的人，公司剛成立不久，也需要打響名號和賺錢。」這是互利行為，誰也不吃虧，各取所需。

「……你別忘了我們是仇人。」忿然的安姬一臉不情願，表情很臭的提醒他兩人的交惡。

他低忖了一下，「為了眼前的利益我可以稍做忍耐，暫時把妳當成一塊石頭。」石頭……她眼皮一抽，「但我不想忍耐，這是我的舞台，我為什麼要忍受一個我討厭的傢伙在我四周出沒，還得防著他在我背後出招？把狼放進羊群裡的傻事我不做。」

「如果我保證絕對不傷害妳呢？」刑清霆抿著唇，對她的不信任感到無比頭痛和不耐煩。

「我不相信你。」她直接了當的戳人心窩。

「可惜你沒有決定權，那個矮小女人才有資格做主。」他只需要和她談，簽訂的合作關係不容更改。

「海麗會尊重我。」

「但妳卻不尊重她，要維持一整棟樓房的開銷很吃力吧？尤其是位於熱門地區，想必有不少財團看中這塊地皮。妳想她能承受多久的壓力，商人的無情可不是我們的小打小鬧，他們是來真的。」他挑明了癥結，要她考慮清楚。

沒人知道海麗有多富有，以目前的市價來說，「靈異事務所」這棟建築物沒有十億台幣是拿不下的，的確有人在詢問，以高出市價一成的價錢購買，想將舊屋拆了改建商業大樓，三十幾樓的高樓大廈租售出去不用三年便能回本，接下來就全是賺了。

不過海麗尚無出售意願，全都予以回絕，錢在她眼中不算一回事，她光賣一個專利就獲利匪淺，只是這樣她就得罪人了，不是每個人都是善茬，即使她人脈再廣，幾條地頭蛇一再騷擾也防不勝防。

「你能不能停止對我的恫嚇。」海麗對她很好，她不想給海麗帶來困擾，但是和這傢伙日夜相處，她真的渾身不舒服，怕半夜爬起來給他一刀。

刑清霆肩一聳，表示他從無恐嚇舉動。「實話難免難以入耳，妳做妳的表演，我做我的保全，井水不犯河水。」

「我不要你近身保護，換個人。」他太危險了，她寧可單獨面對威脅她的人也不願和他同處一室。

他雙眸一瞇，迸出凌厲銳光。「妳該清楚除了我之外，沒人可以百分之百的保障妳不受傷害。」

安姬反唇一譏。「如果是你，你會背蛇過河嗎？」

雙唇抿緊，他冷冷的瞪她。「妳在找死。」

「跟你在一起我死得更快！」她回瞪。

兩隻鬥雞互相瞪視，比誰眼睛大。

「孩子們，你們商量好了嗎？」目露睿智的海麗走了進來，眼波一掃兩個面色不善的男女。

「沒有。」誰要跟他合作。

「好了。」她沒有選擇餘地。

兩人再一次互瞪，看得海麗莞爾不已。

不死不休的……冤家。

「看你們吵了老半天怎麼還是吵不出結果。真是，都是從小一起長大的同伴，不要心存芥蒂，就趁這一次機會好好琢磨琢磨，再敵對下去究竟有什麼好處？」兩個傻孩子。

「海麗，我討厭妳。」安姬咚地又恢復妖精尺寸，背後多了薄翼，心有不甘地飛到海麗肩頭。討厭，都是海麗找來了這個討厭鬼。

聽出她的潛台詞，海麗呵呵笑得意味深長。「沒人要妳喜歡他，他只是一道影子，妳可以完全無視他，只要妳肯，他便不存在，有誰會在意身後的影子呢……」

第三章

無視他？

這句話說來簡單，做起來卻異常困難，一個活生生的大男人就跟在身側，想視而不見談何容易，她走一步他跟一步，簡直跟背後靈差不多，無論走到哪裡他都在。而且說是隨身保鏢倒不如說是發光體，憑藉著過人的外貌，他倒是收穫了不少女人的芳心，明明她就在一旁，偏偏受他吸引而來的女人全然不當一回事，一波一波的湧上，反而將她這個正主兒擠到旁邊。

不過看到這種情形的安姬不但不惱怒，還非常愉快的走向候機室另一頭的夏春秋，把「不盡責」的保鏢撇下一未善盡保護之責，依照合約內容他必須自動退場，換人上場。

「安姬，妳笑得太明顯了，要收斂。」什麼深仇大恨呀！一個人受罪，另一個人幸災樂禍，喜看熱鬧。

今年依行程排定了九十場演出，台灣是首站，表演了三場，而後是香港，僅一場，一下了台便急著趕飛機飛往日本，然後到印度、馬來西亞、美國等各大城市。而他們此時就在香港機場等候搭機，連續演出四場沒得休息，天生懶性子的安姬直接將身體往夏春秋一靠，半闔上眼補眼，恢復體力。

「妳哪隻眼看到我在笑，明明是強顏歡笑、苦中作樂，在我的人身安全遭受威脅

之際，重金禮聘的帥氣保鏢卻離開崗位，大秀特秀他的男性魅力，我心裡難過呀！」她終於有藉口把人趕走了，人長得太好看也是一種罪過。

「少裝了，妳樂得都露牙了，有誰看不出妳和他仇恨結多深，想方設法地要將他驅離。」多養眼的畫面，人要多看美好的事物才會心情愉快，安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

看到美麗的生物，夏春秋都想移情別戀了，要不是她的死神情人太霸道了，她真想水性楊花一回，這麼美的零瑕疵品誰都想染指一下，摸摸他的臉是否Q滑有彈性。

再回頭看了一眼睫毛捲翹的安姬，夏春秋不得不驚嘆造物者的奇妙，妖精一族都很美，美得不像真的，小小的臉蛋不及巴掌大，珍珠白的雙頰透著光，暈出淡淡的粉酡，唇色似櫻花花瓣，粉嫩有光澤。

男妖精、女妖精都十分出色，先不論他們的品性如何，光是無瑕的外貌便是滿分，佔盡便宜。

「哼！那傢伙可壞了，以前不知道把我欺負得有多慘，我哥哥們叫我離他遠一點，我倒是想躲，他卻像是多長了一雙雷達眼似的，我躲到哪裡他都找得到，還反過來嘲笑我沒用、膽小怕事。」所以後來她索性不躲了，直接硬碰硬和他槓上。

「有沒有可能他喜歡妳？妳知道的，不清楚自己心意的小男生總愛捉弄小女生好引起她的注意力……」呃，她說錯什麼了嗎？安姬反應怎麼出人意料的大，要不要替她叫救護車？

一般的故事情節都是這般發展，青春期的男孩太彆扭了，愛在心裡口難開，刻意捉弄某個小女生，把她弄哭，而且只准自己欺負她，別人只要循他軌跡做同樣的事便會大發雷霆，把人痛毆一頓，警告被揍之人不准出手，那是他的私有獵物。虐戀故事不都是這麼開始的？男主角霸氣，女主角逆來順受，一個施壓，一個小做反抗，相愛相殺到結局。

腦補了很多精采畫面的夏春秋很快就破功了，看到臉色嚇到發白的安姬，她忍笑忍到臉快抽筋了。

「妳……妳想害死我呀！」聞言的安姬大受驚嚇，滑溜地從候機椅跌落，雙手抱住夏春秋的大腿才不致跌得四腳朝天，被這話嚇得全身發軟，差點要現出原身逃走。

「安姬，妳真沒想過為什麼他單單挑上妳？妳母親也是黑羽族的，一開始就趕走她也不會有妳的出生，她才是源頭……」

「停，別再說了，我覺得很噁心！他找上我是因為我比他弱，欺負起來毫不費力，而他只要敢在我媽面前說一句不敬的話，不用我媽動手，愛妻心切的父親會先滅了他。」管他是不是王子，整個白羽族都曉得父親有多愛母親，為了她不惜開戰。再說了，黑羽族的公主可是真正的能力者，她的黑魔法在妖精界無人可及，即使坦斯國王也要對她禮遇三分，何況是毛沒長齊的第一王子，他要敢找麻煩那不是找死，而是根本不想活了。

夏春秋歪頭，聽起來真像自欺欺人，吵吵鬧鬧無數年，卻不曾血濺當場，說是仇

人，卻更像是鬧著玩。「那妳怎麼不叫妳父親為妳出面，壓制其惡行？」

「我有呀！他被國王陛下關進黑屋子好幾回，白羽族崇尚光明，不喜黑暗，但他一出來頂多萎靡個幾天，沒多久又死性不改，新仇舊怨一併算清。」

她越是告狀，他越是常來找她「聊天」，每次光用言語便能把她氣哭，她哭了，他就滿意地走了，周而復始，一次又一次，次數一多，她也不哭了，覺得太窩囊了，哭也不能解決問題。

後來他見她不哭了，只懶著一張漲紅的小臉瞪他，自覺無趣才少找她麻煩，改在課業上刁難她。

好在她成績一向很好，沒被他難倒，熬著熬著也熬到畢業，只要她待在家裡不外出，他碰到她的機會也相對減少。

「看來妳過得很辛苦，有座大山一直在壓迫妳。」被關都不怕，這傢伙的意志很強大。

雖然很不厚道，但夏春秋真的很想笑，聽到安姬自述的悲慘過往，她只看見兩隻狗在搶一根狗骨頭，牠們都想吃，緊咬不放，妳咬一頭，他咬一頭，誰也吃不著的僵持著。

安姬和她的青梅竹馬便是這種情形，為了奇怪的理由拉鋸著，誰都有誰的原則，卻又薄弱的可笑，你不退，我不讓，咱們就耗著吧！耗到誰先精疲力盡了就能收場。

聽到體諒的話，安姬感動地眼泛水光。「還是妳懂我，看到兒時的惡夢，任誰都

想逃得遠遠的，海麗太壞了，非要他來保護我，我看要我命的人就是他……」

一對十來歲的兄弟正在登機口外踢足球，兩人以腳互踢地傳來傳去，電光石火之際，小的那個用力過猛踢歪了，球直直朝安姬的頭飛去，所有人都驚呆地忘了動作，以為會正中門面，幸好一隻大手擋住了旋轉的球，順勢往上一托，以頭頂回去。

全場爆出熱烈的掌聲，那位英雄躬身行禮。

「你一天不擺弄你的死樣子會死嗎？走開，擋光了。」她寧可被球打中鼻子也不願被他救。

「兒時惡夢？」刑清霆帥氣的濃眉一挑。

「難道不是？若有一個人整天跟在身後，不斷的趕人、嘲笑，說她是不該出生的惡瘤，換成是你會笑著說多謝指教不成。」幸好她心性堅強，把他的話當耳邊風，聽過就算了，不然準會被他逼到心態扭曲，心性大變。

「我救了妳，難道不該說聲謝謝嗎？」真是太不可愛了，愛計較又小心眼，還老愛翻舊帳。

安姬橫眉一瞟。「我付錢了。你是我花錢請來的保鏢，保護我的人身安全本就是你的職責所在，來討謝就本末倒置了，我早說過你的人品有問題，不值得信任，海麗偏偏挑中你……」

「……是我多言了，童小姐，同樣的錯我不會再犯。」語氣很生硬的刑清霆冷著一張臉，眼底透著寒意。

「很好，希望你能認清本分，不要老是逾越分際，你是我雇用的隨行人員，請不要放著正事不做，讓我的錢白花了。」安姬神情倨傲的抬高下巴，做足了高高在上的姿態。

其實她原本也沒想過要拿喬，直到弓藏一級生拿出合約書提醒她，不論他們是什麼種族，身在人界就要遵行人界的規矩，合約上她是雇主，便能指使被聘雇者為她做事。

那她還猶豫什麼，理直氣壯的抬頭挺胸，把領她錢的人壓下去。

「安姬，妳這態度就對了，在這裡，你們是平等的，他沒資格趕妳，也不能仗著王族的身分對妳頤指氣使，他在妖……呃，那界的優勢全不見了，再強勢也只是普通人。」夏春秋還是偏向相處多年的安姬，幫她撐腰。

「對，沒錯，我被他欺壓得太過了，都忘了我們早已不在原來的地方，他還能趕我到哪裡去？克雷格……不對，是刑先生，請記得你的身分是保全，我雇用了你便是你的上司，往後不要再招蜂引蝶了，又不是沒見過女人，值得賣弄皮相勾引嗎？噴噴，都墮落了……」安姬十分得意的睨了一眼，把他當年的鄙夷還給他。神色一沉，刑清霆眸泛銀光，手心握拳又鬆開。「小人得志……」

「你又多高，兩吋半而已。」只比她高一點五公分。她指的是妖精的尺寸，他們都是小人。

刑清霆被她氣笑了，妖精的身高能和人類相比嗎？「比妳高就好，妳到哪兒都是小矮子。」

「哼！再高能高上天嗎？」跟她比高算什麼，男人、女人的體型本來就不一樣，她長得像參天大樹能看嗎？

「嫉妒的嘴臉真醜。」她分明羨慕他腿長。

「哈！哈！哈！你可以再不要臉一點，我用手機留存為證，哪天回去放給其他朋友聽。」堂堂王子也有大嬸性格，說出叫人可笑的話。

「妳還要回去？」他眉頭一蹙。

「怎樣，又想趕我？」她聲音略揚，一副不惜和他再吵一架的架勢，人憋久了會爆發的。

「在一片銀白髮色中，妳不覺得自己的一頭黑髮很突兀？」一群白天鵝中出現一隻黑天鵝，牠還悠然自得，毫不自覺牠的黑有多顯眼，多麼格格不入。

「咗！井底之蛙，等你到了紐約看看，各色人種都有，也沒人在意頭髮是什麼顏色，還有人故意染得五顏六色，色彩繽紛，老頭子才滿頭銀絲。」她嘲笑他老了。

「妳……」他們又不是妳！

安姬的父親是白羽族第一個與外族通婚的男人，雖然沒有強制規定不得混淆血統，可數千年來白羽族一直遵循傳統，是妖精五族中唯一只與族人婚嫁的。

雖說黑羽族鮮少與其他族往來，但也不是完全沒有，若彼此看對眼了還是會在一起，也就是說黑羽族、紅羽族、青羽族、藍羽族根本不在意髮色的不同，只要生下健健康康的孩子，繁衍妖精的數量即可，五族妖精加起來不到一萬五，都瀕臨絕種了，誰還在乎血統純不純正。

可唯有數目最多的白羽族不把族人逐年減少當一回事，依然故我的秉持傳統，堅持全面淨化，不讓雜色染了銀白。

可是他們的堅決被安姬的父親打破了，雖然坦斯國王並未怪罪於他，但其他族人卻不這麼想，只是白羽族並無不能私娶外族的條文，因此大家也沒轍，只能在心裡暗自嘀咕，盼著將來生下的孩子全是銀白色頭髮。

前兩個未出變故，大家安心了，可安姬一出世，整個白羽族就沸騰了，有的提議要把孩子殺了，以免血統造成混亂，有的不忍心殺生，便建議丟進黑烏鵲森林，她的死活由上天決定。

安姬的父親當然不同意，她母親更出手狠戾的折了揚言要殺她孩子的那人的羽翼，夫妻倆聯手護女，這才搶救下安姬的生命，只是也不免因此得罪了族中的當權大老。

「這位先生，你們在吵架嗎？」一位長相明豔，身材凹凸有致的空姐走了過來，她雙眼緊盯著容貌俊美的刑清霆，開得很低的領口少扣兩顆鈕釦，邀請意味濃厚。

很開放的新時代女性，她擺明了說：我看上你了，要不要當我的床伴，我在床上的表現熱情地讓你欲罷不能喔。

這讓兩名來自奔放自由國度的妖精都被她的大膽行徑嚇著了，妖精雖然很隨便，見著喜歡的便在一起，沒什麼約不約束，合則來，不合則去，可當眾挑逗卻太露骨了，他們受不了，妖精的示愛是很含蓄的，偷偷摸摸地進行。

「不，我們在溝通，只是有點意見不合罷了。」一聞到人工香水味，刑清霆眉頭一皺，往後避開。

他還是不習慣人界濃嗆的香料，化學合成劑對一向生活在原始森林裡的妖精有害。

「原來如此，是我誤會了，不過相識便是有緣，我剛下飛機，正好有空喝杯咖啡，你不會拒絕我吧？」美麗的空姐相當主動，說著說著就要挽上他的手，以美貌和惹火的身段征服男人。

她從未失利過，向來是人生勝利組，她想要的就會到手，而眼前帥到令人發癡的男人正是她所要的。

「不了，我們正要上飛機。」他客套而疏離的婉拒，不著痕跡地後退，讓她想挽的手落空。

「還有一點時間，不趕在一時……」她就不信以她的魅力不能將他勾引到手，沒有男人不好色。

「我們連一點時間也沒有，請讓讓，妳擋到路了。」這氣味……真難聞，像腐臭的蘭花。

美麗大方的空姐身上噴的是一瓶兩萬五台幣的香水，她特地飛到法國巴黎買的，全球限量一百瓶，她靠關係才搶來一瓶，聞過的人都說物超所值。

可是對刑清霆而言，再天然也不夠純粹，他們妖精的居住環境就是一片純淨的花香，那香水味太濃烈了，一下就能聞出添加物，雖香卻走味了，臭。

空姐的表情有些難看，「我姓謝，叫謝明君，住東區，這是我的手機號碼和 E-mail，我隨時等著你……」

「安姬，小秋，該上飛機了，登機手續我辦好了，其他工作人員搭前一班飛機先走了，我們一到就能正式開始演出……」被海關刁難了一會的鍾璧急出一身汗，誰叫他穿了花襯衫、夏威夷短褲就要闖關，海關以為他是來鬧場的台灣流氓，非常緊張的派人盯場。

「嗯，那就走吧。再不上飛機，我們下面的行程都耽擱了。」安姬挑釁的回頭一瞟。「刑先生，莫負美人恩，若是你有事要忙儘管去，少了你一人沒多大關係，還有其他保全人員。」

想把我丟下？你未免太天真了。「童小姐，保護你是我的責任，請容許我護送你登機。」

刑清霆一說完，拎小雞似的捉起她的後領，送貨一般的拎著她走，其他旅客錯愕的目光他全然無視。

「你……你放我下來！我有腳，自己會走……」可惡，千防萬防，沒防到他會使出陰招。

面容愜意的男人面帶得體的微笑。「為了預防萬一，還是由保全人員帶著你，雷霆保全會負責你一路上的安全。」

「你是故意的，克……姓刑的，你別讓我逮到機會，今日的仇必報……」啊一太丟臉了！

「我拭目以待。」他優雅地將人拎進通道，臉上始終是令人感到心曠神怡的笑容，完美而充滿貴族氣息。

「他們還在鬧？」走在後頭的鍾璧小聲的問。

夏春秋好笑的一聳肩，「你有看到他們不鬧的時候嗎？幸好到了下一站我們就要和他們分道揚鑣，不然真要受池魚之殃，正版的妖精打架，咱們不宜介入，由著他們發揮吧！換個地方或許會吵出感情。」

「你看好他們？」明明是一場災難。

「安姬很寂寞，需要同類陪她。」凡事順其自然。

他失笑，「也對，看她近日有活力多了。」

兩人邊說邊往前走，誰也沒注意到身後被遺忘的謝明君滿臉忿色，彎腰拾起被丟棄在地，寫有她連絡方式的紙條。

櫻花，粉粉小小的，象徵少女的心。

從初戀到兩心相許，又從兩心相許到攜手同行，粉紅色的花瓣在旋轉著，宛若那愛戀的羞怯，不敢快，不敢慢，我守著你，你守著我，守出永恆的美麗愛情。

櫻花樹下，一名老嫗梳著疏落的白髮，仰望開滿櫻花的櫻花樹，她滿足的笑了，緩緩的闔上眼。

忽地，燈光一暗。

一會兒，燈光再起，老嫗不見了，只有一位穿著白無垢的清靈女子裸著雪白玉足，一步一步踩著六角冰花而來，冰花緩緩化成一朵白蓮花，鋪在女子腳下。

樹上的櫻花開了，由一小點慢慢結成花苞，然後花苞似有生命般離枝，在半空中跳躍，接著一朵朵盛開，如花雨般飄落。

令人稱奇的是，花飄得很慢，像是浮在空中，它們飄到清靈女子肩膀的高度時，忽然一片、兩片、三片的凋零，花瓣雨圍繞女子身側，幻化出美又神祕的一幕，彷彿神之女在花中誕生。

而那麼美、那麼真實的櫻花居然在落地前消失了，隱約還聞得到櫻花的香氣，若有似無。

「這真的是魔術嗎？」一個配合拉景的日方工作人員難以置信的低喃，雙眼離不開正在表演的魔術師。

當然不是魔術，而是白魔法，利用觸手可及的事物造成幻象，使人分不清是現實或夢境，漸漸地被眼前的景象所吸引，看它是真的，又似虛擬的空靈幻境。

女人是存在的，但櫻花在千里之外，此時有樹無花，那栩栩如生的花瓣是春天花卉的留影，以魔法結合，塑造出另一次生命，給人莫名的感動和感傷，悲憐花的凋落。

看著舞台上表演的黑髮女子，一旁觀看的刑清霆被她臉上的認真震撼住，久久移不開視線。

這時的她很美，美得聖潔，猶如白羽族的聖花，潔白無垢，黑緞般的長髮襯托出她絕美的雪顏，瑩瑩翠綠在她眼底遮不住，一如破土而出的小幼苗，正要展現驚人的生命力。

她很適合日本的白無垢，一頭烏亮的髮襯得她肌膚更加白皙，整個人顯得耀眼而充滿光彩。

「嘆？不會吧！水居然像有生命般往兩旁散開，一滴也沒淋到她身上，這是怎麼辦到的……」這已經不是魔術了吧！

看得如痴如醉的日方工作人員忘我的用日語說著，還因為太入迷差點忘了拉幕，不知是誰在他肩上一點才猛地回神，趕緊使勁拉扯手中的繩子，銜接上一幕布景。

如果他回頭看的話，肯定會嚇一跳，因為他身後什麼也沒有，只有一株蔓生的植物，約有一公尺高。

而此時的安姬正在舞台上表演雨舞，換下白無垢的她穿上藝伎的和服，手裡拿著一把繪滿木槿花的油紙傘，腳上是原木色的夾趾木屐，她在雨中漫行，旋轉著油紙傘。

但跳舞的不是她，而是不停下著的雨，不論她往哪邊走，雨都會自動的避開，形成女子曲線的雨簾。

她將手伸出傘面，想一試傘外的雨滴，可是淅瀝嘩啦的雨卻內凹成亡字型，當她手一縮回，雨就繼續直線的下，地面的雨水匯集成一條小河，但它違反自然的從低處往高處流，舞台上有座人造假山，水流到假山上便往下傾瀉，形成一道瀑布，瀑布下的小潭很快就注滿水。

光這兩項表演就耗去一個小時，接著安姬又使出她最拿手的催眠術，前三排的觀

眾不知不覺中被她集體催眠，平常不敢做，不會做的動作全在無意識中做了出來……

沒有水中脫逃術，不用鐵鍊纏身，更不做人體切割術，但她的魔術依然引得滿堂彩，獨樹一格的表演不給人提心吊膽的驚悚感，只有唯美、浪漫，讓人想沉醉其中，不願醒來。

日本的演出很成功，如雷的掌聲便是對她的讚美，她是頂級的魔術師，無人可以取代，持續不斷的歡呼聲便是最好的獎勵。

「小心！」

不習慣穿和服的安姬走到簾幕後，心情一放鬆就大意了，一腳踩在曳地和服裙襬上，一個失去平衡，眼看著就要歪向一旁——

幸好，一隻力氣不小的胳膊及時伸出，將她一歪的身體拉正，沒站穩的她先是前傾而後向後仰，腦袋瓜子結結實實地撞上身後的硬物，她伸手一摸，竟是男人的胸膛。

「多謝你拉我一把，不然……咦！怎麼會是你？」一句謝剛出口，看到化成灰都認得的面孔，安姬就懊惱地想咬掉舌頭，面對討厭的傢伙，她實在沒法心平氣和。

「不謝，職責所在。」咧出八顆白牙的刑清霆中規中矩地將她扶正，隨即一板一眼的立於她身側。

「我謝錯了，是你分內之事，要是我跌倒了，你也有過失。」真是晦氣，為什麼救她的是他。

雷霆保全公司一共派出十二位擁有段數的保全人員隨行，由保全主任帶領，分三班近身保護安姬，每結束一個地方的演出，便會有一班保全先到下一個演出場所和下榻飯店進行安全檢查，確定無誤她才進駐，然後一班休息，另一班便隨身保護，前後各兩人把她保護得滴水不漏。

如此嚴密的守護，安姬有些缺德的想著，那個寄威脅信函的幕後黑手看到這陣仗，還有機會下手嗎？肯定嘔到捶牆壁，咬著小花棉被暗自垂淚，大嘆想當壞人也不容易。

「童小姐說得對，的確不該居功，妳的安全攸關我們公司的信譽，在妳完成全球巡迴演出前，我們會盡全力護妳周全。」刑清霆背脊挺直，表現得就像一個稱職的保全人員。

他太正常了，正常到不正常，若是一般尋常人倒是沒什麼好意外，可他是高高在上的第一王子，太過平和的語氣反而顯得詭異，和他以往的性情迥異，實在是……不得不防。

「你吃錯藥了？」居然沒有尖酸刻薄的嘲諷，真不像他。

「我身強體壯，不用吃藥。」倒是人界的空氣髒得讓他有點受不了，他得不時往植物茂密處走一走。

「那是撞到頭了？被普西的毒液噴到？還是走路沒看路掉到施工中的水溝？你正常得讓我寒毛直豎。」

他眼角一挑。「這不是妳要的嗎？」

「幾時野生的狼也會被馴化？你越是正經八百我越是不敢相信，肯定在設陷阱給我跳。」不是她杯弓蛇影、草木皆兵，而是受過太多次的教訓。

「多心是妳剛養成的毛病嗎？」刑清霆一路目光冷厲的觀察四周動靜，護送她返回貴賓休息室。

所謂的貴賓休息室附有更衣室和梳化間，以及衛浴設備，附設一台儲放冷飲的小冰箱，以及一台研磨咖啡機，十幾種頂級咖啡豆整齊劃一的排放在櫃子上，以透明玻璃罐裝放，每一個罐子用中、英、日三種文字標示種類和產地，以及烘焙日期。

「只要是你，我就不敢掉以輕心，你給我的陰影太深太深了。」深到她一想起就想啃他的肉，飲他的血。

「不要忘了，妳還要仰賴我的保護，有個人正躲在暗處想要妳的命。」

她也不遑多讓，以前他出門前總要檢查坐騎和鞋墊，她有次在他鞋裡放火荊棘，讓他腳底燙得起水泡，七天沒法下地，有次用烈焰玫瑰的刺扎進他身下的坐騎，痛到發瘋的坐騎直接將他往下摔，好在他及時飛起逃過一劫。

安姬不以為然的輕哼，一走進休息室便進入更衣室換下重達十二公斤的和服。「我的白魔法只比你差一點點，自保綽綽有餘。」

海麗太大驚小怪了，她一個可以自行變大變小，還能與植物交談的妖精，會敗在人類手上？

威脅信一事她根本沒放在心上，為了讓海麗社長放心，她還特意從房中搬出十株最具靈性的植物，安放在飯店和她的表演場地，以此充做眼線，有可疑人物出現立即通報。

這比監視器還管用，植物雖在盆栽裡不能任意走動，但它們的根、莖、葉是能四下伸展的，在一定的範圍內探聽他人的動向，沒人會防備它們，暢所欲言的大談特談。

「明面上的暗算妳防得了，但是不動聲色暗下毒手妳不見得躲得過，人類比我們想像中聰明多了。」刑清霆往柔軟的沙發一坐，蹺起二郎腿，十指交疊往膝蓋一放。

「我從來不敢低估人類的智慧，我們事務所的成員就沒一個笨人，尤其是海麗，她簡直是人界的神，幾乎無所不能。」海麗沒有辦不到的事，個子雖小但能力超強。

「難得看見妳這麼推崇一個『人』，以前在妖精學院，最常被妳掛在嘴上的是艾翠絲夫人。」也就是她的母親。

有時他也不得不承認，艾翠絲夫人相當傑出，她是他見過最具統御力的女妖精，同時兼具美貌與聰慧。

一聽到母親，安姬的聲音微帶哽咽，「當初我離家的舉動一定讓她很傷心。」

「我那時第一次看見她哭。」那麼強悍的女妖精居然也有感性的一面，不斷自責沒多關心女兒一點。

安姬一聽，抱著換下的和服紅了眼眶。「我媽很愛我，她……她為我承受了很多

外面的攻訐。」

「原來妳知道，黑髮綠眸在白羽族是不被允許的禁忌……咦！妳在哭嗎？」聽起來像捂著嘴抽噎。

黑髮綠眸是魔女的標誌，當年帶走前一任國王的魔族女子便是黑髮綠眸，老一輩的長老記憶猶新。

「誰在哭，我鼻塞。」她倔強的否認，穿上舒適的便服就走出更衣室，巴掌大的小臉看起來楚楚可憐，有如十六、七歲少女純真又可憐。

「鼻頭都哭紅了。」本想嘲諷兩句的刑清霆一看她兩眼泛紅，話到嘴邊有些不忍，改口取笑。

「別想拐我，我哭的時候才不會紅鼻子……啊！我怎麼自己說出來。」他太陰險了，在她難過時還套話。

「果然我沒猜錯，妳真的哭過。」說不上是什麼感覺，心裡有股酸澀，不喜她背著他哭。

「那又怎樣，我不能哭嗎？」流過淚後的安姬口有點乾，她拿起放在桌上自備的花茶，扭開瓶蓋就要就口。

花茶的氣味很清香，蓋子一打開，淡淡的桂花香溢了出來，但是隱約中多出一味，鼻子堵塞的她卻沒聞到。

「等一下！」

「不能喝！」

兩道聲音同時揚起，一是刑清霆，一是雛菊盆栽，前者急促而低沉，後者細如童音，輕輕柔柔。

「茶有問題？」真糟糕，她聞不出來。

妖精一族對和植物有關的事物都十分敏銳，長期浸淫在花香中，輕而易舉地就能分辨出花的種類，連種在哪裡，花開幾日，土壤和溫度如何，有沒有被蜂蝶採過蜜，統統知道。

身為妖精王子，刑清霆這方面的感應更為靈敏，茶香剛一飄出，他立即捕捉到空氣中的氣味不太對勁，連忙出聲阻止。

「味道不對。」有股杏仁味。

「小菊你說，是不是有人進來過？」她看向無風搖得歡快的重瓣蟹爪形黃色染紫紅小雛菊。

「)安姬，妳出去不久後，有個打掃的家政婦進來擦桌拭椅、倒垃圾，然後把妳的水瓶拿出去，一會兒又拿回來，她的動作好奇怪，一直在擦瓶蓋上白白的粉末，還低頭聞。」

「那人長得什麼模樣？」她沒叫人來打掃，工作人員沒她的吩咐也不會自作主張，魔術師的休息室是很私密的地方。

「)我沒看清楚，她用一塊花巾包住頭和臉，只露出兩隻眼睛，但是她的背有些駝，肩膀很寬，不是很高但手掌很大，她一直看著地下，眉毛很粗，有一雙大腳……」

「會不會是男人假扮的？」聽得懂植物語的刑清霆這般猜測。

「那你就去查呀！還號稱萬無一失的保全公司，有人悄悄潛入居然毫無所覺。」這麼多人盯場還讓人從眼皮子底下溜過。

他面色一肅，按下掛在耳朵的耳麥讓全員出動，徹查可疑分子，「看來真的有人要和妳過不去。」

「少說風涼話，我也不過是賺點房租的魔術師，我礙到誰了？竟然要下此毒手。」

安姬一氣，鼻子就通了，她嗅了嗅瓶內，很快分辨出被下了什麼粉末。

是一種消化藥草製作的，不會致命，少少一些能幫助腸胃蠕動，但分量過多會上吐下瀉，喉頭發腫，大半個月說不出話來，嚴重時會喉道堵塞，氧氣無法進入人體，窒息而亡。

「我先送妳回飯店，裡裡外外三十多個監視器，不可能逮不到人，除非那人會飛天遁地。」刑清霆說完，轉身出去了。

Crescent